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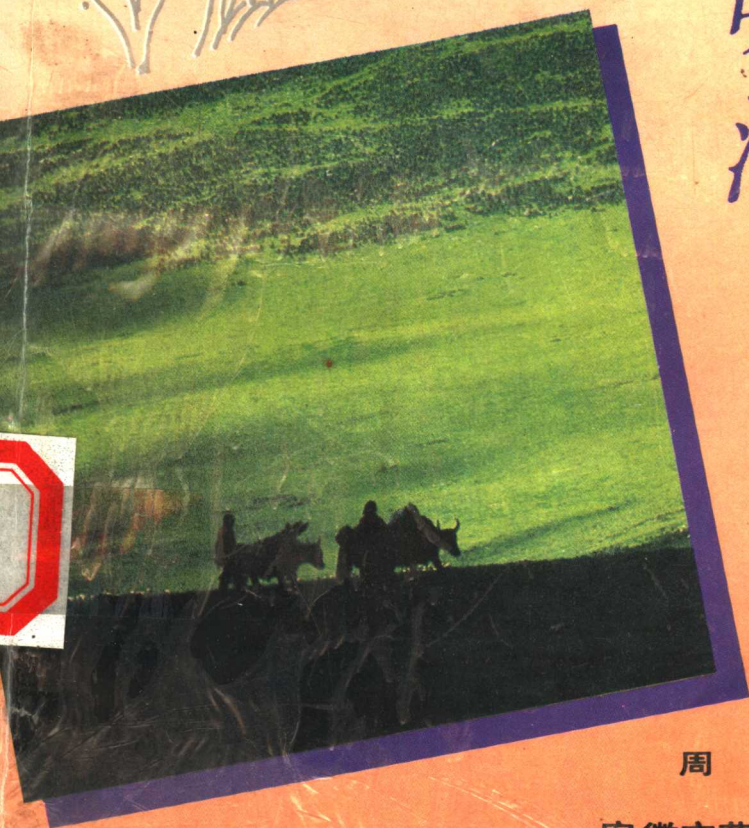
JINQIANGWEIWENCONG

金蔷薇文丛 金蔷薇文丛 金蔷薇文丛

深夜倾听海

你是一个自然与历史
及人类心灵史、思想史的
卓越游牧者，一个豪迈而
意志坚定、头脑清醒睿智
的孤独旅行家。

——周 涛



周 涛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深夜倾听海

深夜倾听海

QIANGWEIWENCONG 金蔷薇文丛 JINQIANGWEIWENCONG 金蔷薇文丛 JINQIANGWEIWENCONG

安徽文艺出版社



周 涛 著

深夜倾听海

(皖)新登字 04 号

2
深夜倾听海(金蔷薇文丛)

周涛 著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当涂县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6

印 张:8.5

插 页:1

字 数:189000

版 次: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110—3/I·1014

定 价:5.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瓶中何物.....	1
捉不住的鼯鼠.....	7
黄昏的炊烟	12
旋动的肢体	16
守望峡谷	20
滇行记虚	27
游太保山记	42
书库	48
乌鸦	54
马家河	60
我老婆的马家河	77
博尔塔拉冬天的值感	81
行者.....	100
新疆,新疆	103
呼救.....	106
凝视片刻.....	109
全是哭声.....	112
一钵水中有八万四千虫	115
深夜倾听海.....	118
鲁夷小.....	122
逗怜小儿女.....	127
隔窗看雀.....	131
今宵荷花.....	133

酒一般的乡情醋一样酸·····	135
老家在山西·····	140
去了一趟南岳·····	143
弟兄们长大·····	147
梦之队·····	154
病理研究·····	159
离婚的人有胆,不离婚的人有心·····	163
晨·····	17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72
大雪飘,饺子包·····	175
“夜战”小记·····	178
出新书·····	181
我所碰到的剽窃二三事·····	187
春节读诗·····	190
土著的鼻子·····	192
他比我想像的要聪明些·····	195
郁郁乎文哉·····	201
《幻想家病历》自序·····	205
《游牧长城》后记·····	208
答《华夏少年》杂志问·····	213
论读书的坏处·····	218
论教师这个职业·····	221
读书吃饭论·····	224
散文和散文理论·····	227
文章武读·····	233
谈友谊·····	238
哭路遥·····	243
文学,人真情感和我·····	246
超越与悬浮·····	261

瓶中何物

瓶中何物——水乎火乎？

青诗^①曰：有水的形态、火的性格。水是怎样的一种阴柔优美，顺器随形，火又是何等的暴躁凶烈，因风就势，是谁使这对立的两种力量合而为一的呢？

瓶中何物——火乎水乎？

绿诗^②答：一滴酒是一汪水，它是大自然的血清；一滴酒是一朵火，它是这血清的自焚。倾出不过一汪，点燃不过一朵，可是它为什么无腿走千家、有嘴吻万人，愁深常至友，恨浅柜中缘，它为什么总能以涓涓细流突破、推测理智的重重防线，从貌似干涸的感情深渊里掀起层层巨澜呢？

水火无情酒有情。

有情方饮酒，无聊才读书。

然而酒中的情是什么情啊？透过清澈的一杯薄酒，一眼望见的该是怎样一种一眼望不到底的虚空啊？杯中的天空没有一丝云朵，壶里的乾坤尽是风霜雨雪。谁敢定睛凝视这高度概括、浓缩、酝酿、提炼的无物之物？君不见人间多少铁心肠、硬肝胆的所谓英雄男儿，哪个不是两眼一闭、仰颈吞下这杯苦药？谁都知道酒中的情只是两个字：浅薄，但是谁

① 指艾青。

② 指绿原。

又能完全摆脱它呢？人间的至深至真的情，是被酒翻来覆去捉弄、颠三倒四玩耍的，酒这流氓！

酒是情物，而酒却是最无情的。

记起，一个像井轱辘那样古旧的童话，它实在是意味儿太深长了：渔人从大海里打捞出—一个瓶口封死的瓶子，他好奇，打开——被封闭了五百年的巨大妖魔从瓶子里出来了……这个故事是酒的绝妙的象征，只有喝醉酒的人才懂得那个巨大的妖魔是怎样从长时间封闭的心灵的瓶口中被释放出来，它的躯体如烟似梦、庞大得顶天立地，它的面貌狰狞奇幻、比最奇特的想象的组合还要怪诞百倍，它一旦从现实主义的、唯物的人的心灵中被释放出来，竟能把产生它、压抑它的那个人惊吓得绝倒！

它是醉酒者的原欲和灵魂。

饮者呵，你目睹过自己放出的灵魂么？

假如你目睹过，你是不是认识它是你的哪一部分？你是不是理解它？你是不是像那个渔人一样用小小的欺骗伎俩重又把它诱入瓶口、贴上封纸？你能够装得若无其事吗——当那个令人惊骇的巨物装进心灵的瓷瓶之后，你能够获得真正的安稳么？

酒是人类古老的、寻求精神解脱的产物。它是以物质的精华诱发精神的灵物的一把钥匙。它还是医治人间一切苦闷精神病状的一杯无效的、常服的苦药。它总是以欢乐开始以哭泣告终。

有一个悖论是令人奇怪的，那就是：我们这个古老的、近百年来衰落、饥饿，被人讥讽为“东亚病夫”的民族，所酿制的酒却是最烈的。我们的胃就这样在烈酒的燃烧、刺激下痉挛，妄图一夜之间呕吐尽全部传统，早晨醒来变成一个崭新的人……在醉眼朦胧中，我们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巨大

的自己，但是那个幻象不经召唤就重又回到了瓶子里，杨柳岸，依然只是晓风残月。

酒啊，你这骗子！

在酒的瓮边，经常站着的是两种人：名士和酒徒。而这两类人其实是难以明确划分的，名士是有名的酒徒，酒徒是无名的名士，他们是肃立于酒瓮边上的文武大臣，也是歪倒酒旗之下的烈士祭品，酒是他们的帝王。

但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何等透彻！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像李白这样借着诗和酒的翅膀在精神的太空里恣意飞行的人了，他是一个奇迹，一个超越时空的天才！当你读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样的句子，你不能不相信他那双奇异的醉眼在千年以前的某一个夜晚，其实是真真切切地望见了一个外星人也没准儿！

另外，还有一位名叫辛弃疾的中国 12 世纪诗人的醉态也是不朽的，“风动疑是松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这位在 12 世纪的某一天喝醉了酒的卸甲将军。浑然达到与万物相通的境地，他的醉态鲜活生动，微雕一般的刻画栩栩传神，像留在化石上的鱼尾戛然而止时的一翘……直至 20 世纪乃至 30 世纪，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听见他的那种颐指气使的、招呼僮仆的呼叫声——“杯，汝来前。”

酒是灵魂的锋快无比的剃须刀，它割断的是心里逐年增长的杂乱无章的荒草，剃除清理的是日积月累的情绪中的积垢乱髭。它还你一个轻快，让你在内心来一次删繁就简、领异标新！

酒是心灵的洗澡！

饮酒和人生一样，有着至少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豪侠饮”，此为摹仿。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此类饮者，逞强斗勇，划拳猜令，大声喧

哗，唯恐左右人不知我在喝酒也，是为不知酒味之徒。

第二阶段为“富贵饮”，此为夸耀。饮必高楼名馆，杯则夜光金盏；中国名茅台，外国人头马；玉盘珍馐，中西合璧，不伦不类，西装布履。酒为何物，其实不知。

第三阶段为“吝啬饮”，这才是酒知己。这类人为数寥寥，布衣芒鞋，或立于柜前不须菜食默然独举一瓶，中间反复观察再三，不得已，一倾而尽，抹抹嘴，稳步踱去；或饮酒三餐如饭，闭门独啜，唯恐人来，长年抱渴，咽如焦斧，家中酒有数，腹底量无涯。这种人，文有孔乙己，抱残守缺，用手挪也要挪到酒香处去，其坚贞不移，可怜可敬。武则有豹子头，风雪夜归人，枪挑酒葫芦，漫天飞雪，一心如火。

饮到这第三种地步，才算懂酒。饮到酒的这样一番深度，才算懂得生活。这类人的心里，哪个不是压抑着千般不幸、万种凄凉？那个不是心藏着浇不熄的怒火、熬煎着煮不干的泪水？

酒啊，一杯杯，一盞盞，尽是酸辛泪！

喝着，饮着的，啜着的；微皱眉锋的、猛闭双目的、龇牙裂嘴的；哪一个不是勾扯出对于酸辛困顿的记忆？又有谁不是翻腾起对于屈辱遭遇的咀嚼？酒的力量总是从心灵水潭的深处挖掘并泛起苦痛的沉渣、悲辛的淤泥，它总是让醉酒者露出平时被理智掩藏得很难被人发现的表情，酒的力量从来就摧毁彬彬有礼的言词、虚假浮泛的微笑，它总是放弃平静的湖面，直掘向人性的深处！

在酒力的撞击下“失态”，其实正是凭借了酒的力量恢复了本性、摆脱了为维系世俗关系而做出的常态。

一个从来没醉过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心灵的彻底解放！一个从未大醉过的一生谨慎的小公务员，不理解胸胆开张、硬语盘空这样的瞬间能给人的躯体注入怎样的生命活力！

酒使一个聪明绝顶的家伙露出傻相了，他坐在角落里傻笑，脸上挂着痴呆儿的表情。他需要傻一傻，他也有傻的一面。他之所以被认为聪明，是因为他平时格外注意把傻的一面藏好。

酒使一个刚强铁硬的好汉哇哇痛哭，他用双手握住脸，泪水从指缝中迸溅出来，他哭得像个没人认领的孩子，可怜无助。这就对了，英雄，剥掉你的那些厚重的铠甲，你其实是一个嫩弱的孩子。没有什么“英雄”，所谓英雄是一种姿态或处境。

酒当然也使一个儒雅君子突然露出狰狞的表情，他满口粗话，破口大骂。谁也没有惹他，他其实志得意满，他内心的久遭压抑的东西叛变了他，魔鬼升起来了，使所有的人惊悚。

呕吐、晕眩、兴奋、疯狂……

语言像黄泛区的洪水一样宣泄出来；

思维碰撞，在混乱中闪射出蓝光！

精神的平衡被打乱了，重新颠倒错位；

记忆中断——那是一段没有录上图像的空带；

酒就是这样摧毁了我们精心搭起来的积木建筑，我们的“文明”是多么不堪一击啊！它是脆弱的，但是我们的现实生存恰恰就是靠它来维系的。

请原谅一个醉者的失礼，因为他醉了。他不醉的时候其实是和你们一样的，微笑，甜言蜜语，绝对合乎尺寸的高帽子，握手，说“再见”，还有一点调剂气氛的小小的幽默感……他不醉的时候是一个绅士。但是，醉汉是危险的，他的危险不仅来自手舞足蹈和胡说八道，更来自一种精神束缚解脱者的引诱和他对现状的藐视，这是一种更可怕的精神上的危险！这时候，你立即就会领会一些发达国家所颁布的

禁酒令，是一种何等管理层次上的高明！

恰恰也是这时候，你忽然懂得为什么有人吸毒了。

举起这魔瓶，让我们对着明亮的阳光重新审视它、观察它、研究它，看看那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清纯的液体，透明、单纯，若是晃动，便从瓶底迅速升浮起一群美丽的气泡儿，宛如一泓清泉的明澈和活泼……它看起来是多么无害啊。

它是精灵，也是魔鬼。

捉不住的鼯鼠

——时间片论

我一出世就沉没在时间里了，时间如水我如鱼。

那是烟、雾、空气的包围，浑然不觉如影相随，我几乎不能明确是我拥有了它还是我正被它裹挟。

它是那样直接、迫近、强大地面临着所有的生命，但是为什么却最容易被忽略？

风无形，可是柳枝拂动、树弯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力量；空气无状，可是在阳光透射下，可以看到尘埃浮动、地气上升、目击它模糊的形态。

但是时间呢？谁感受到它的力量、目击过它的形状？

有过一位诗人妄图正视它，结果那位诗人哭了。他突然发现了一种强大力量的隔离，感到面对一圈无形的墙壁无法穿越的痛苦。

还有一位也是诗人曾经试图接近它，结果他反而给推得更远了。他在江边痴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月亮的？月亮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到人的？这个问题是世界柔软的腹部，谁的拳头打向这里，谁就会因扑空而迷惘。

时间是空的。

它大到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如宇宙天空，如一切生灵唯一的裁判，如神；

它小到无影无踪、无孔不入，它甚至规矩渺小到了可以被任何一位钟表匠囚禁于方寸之间，如奴隶；

它操纵着生命而又似乎被人操纵。

它掌管了生杀予夺之权而又隐形无声。

处处有它而无它，处处无它而有它。

它是谁？

它是钟表里的刻度，是太阳和月亮的约会；是由黄转绿暗暗托出春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淹没着宇宙万物的滔滔洪流；是神秘的意志，神秘的脸，是一切生命的杀手和产婆。

谁能画出它的肖像呢？

在我们的想象力的铁路修不到的年代里，一个东方农耕民族，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认识了它，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季”。“季”是以四种容颜出现的，循环往复，互相衔接，从未有过一次失误。

当然还是东方，一些狩猎民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因而他们看到的也主要是黑白两色，白天是白的，黑夜是黑的，他们把它叫“日子”。

另外是游牧者，他们很容易把它叫作“纪元”，漫长的动辄千里的迁徙和转移，使他们随着或逆着它移动，也使他们看到了它更真实的茫茫无声的面容。

漏、晷、钟、表。

这些都是人类妄图捕捉住它而设的夹子和陷阱。人们以为捉住了它，紧密地把它关在里面，非常珍惜，仿佛里面关了一只规矩而又准确的小松鼠。

在这种儿童游戏面前，它是宽容的。它不愿意拆穿这种幼稚的错觉。

人们经常爱问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怎么能够有或者没有时间呢？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它赐予的，都为它拥有，就像我们不能说自己有没有天空一样。

它给了我们那么多时日，让我们饮食男女、劳动思考，让我们创造，它多么伟大仁慈！我们每每看到太阳饱满金红地升起，就把太阳想象为它的脸，心里流露出一一个生命对它的崇拜和感激。

然而也许人们总的来说是让它失望的，人们不珍惜生命，人们不仅挥霍而且极其藐视时间，人们把它给予的一生随便地混过去……于是它使所有的人死去，让新的人诞生出来。结果差不多，于是它再让这批人死去，让新的一代再诞生。如此循环，无数代矣，它的希望竟还没有绝灭，这是多么伟大的耐心！

时间呵，我们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

在您的忍耐和仁慈之下，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无所事事，没有目标，因为空虚，我们互相勾心斗角；因为无聊，我们把对同类的践踏当作平生乐事。

我们还崇拜金钱，就像小孩崇拜自己屙出来的屎一样。

我们不珍惜生命，但我们却贪生怕死。

我们以自私为核心，但我们经常向别人曲背弯腰、胁肩谄笑；

这些，当然你都看见了。

极度的灵活，超自然的伸缩性，不可思议的变幻速度。是的，鼯鼠一般，短肢、细长柔韧的身子，光滑的皮毛滴水不沾，豹头，双眼凝注而有神采。

无处不可穿越，无处不可逃遁。

闪电的一击，比一切猛兽凶猛。

它象征着“短暂”的残酷力量，而这正是时间的另一属

性。在这寒冷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时光匕首面前，谁也没有能力躲闪。这位快捷的剑客，它的暗杀从来没有落空过。

恐惧就是这么来的，和生命一起来的。植根于生命的底核，随着大无畏的生命一起生长。当生命吸收营养的时候，它也吸收；当生命衰弱老化的时候，它睁开了眼睛。

恐惧是灵魂中基本的颜色，是使灵魂活动的力量，梦是它的镜子。

不知畏者不足畏。

时间的弥天洪水在通过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时，是细腻，是一根伸缩变化的悠长的皮筋。小女孩就是在猴皮筋上找到了它的对应物，她们像一群小鸟，在时间的枝上跳来跳去。她们正处在可以把时间当作玩具的年龄。

“一五六，一五七，马莲开花二十一。”

这种音韵上口毫无内容的歌谣，仿佛不是唱给人听的，因为它什么意思也没表达；但是只有小女孩们爱唱，这些精灵仿佛是唱给人类以外的什么东西听的。

时间对小孩子来说，是那样像老人，慢吞吞地难熬；

时间对老人来说，是那样像玩童，转眼就不见了，怎么也抓不住；

时间对那些伟大的男人来说，是女人；可以占有，可以利用它无形的躯体延续自己短暂的生存，所有伟大的男人都曾使时间怀孕，从而在历史上复印出自己的影像；

时间对那些美丽的女人来说，是男人；它是那样言而无信、轻浮短暂，那样轻易地摧毁和抛弃美。

人们不都是生活在时间的猴皮筋上么？

时间从来就没有公正过。

对排队的人，它磨蹭着；对有急事的人，它拖延着；

对“找时间”的人，它躲闪着；对“赶时间”的人，它飞跑

着；

对没办法打发时间的人，它恶意地空洞着。

对美妙幸福的事，它吝啬着。

对辛酸痛苦屈辱的事，它挥霍放纵着。

它就是这样生性荒诞无稽、常常捉弄人。

我们以为时间是帝王，是最后的裁判。

我们总是把一代人解决不了的纠纷、矛盾、疑问留给它，寄希望给它来证明。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理睬过我们，既不关心也不评判，就像鱼在水中争吵并不与水有关，也像鸟在天上撕斗并不于天有碍。它静默地坐在一切之上，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同时它又有细致灵巧的手指，猫的无声脚步……悄然移行。

我是多么渴望看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事物再现！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

在时间的尽头，在幽暗的内脏，在呈现着虚无假象的背面，在意识的深不可测的井底，那神秘的、那玄妙的、那不可洞察的创造万物之手——是什么？

黄昏的炊烟

一直往西走，就会找到这里。

磅礴而又蜿蜒的天山山脉用它的身躯提高、调动、组织起这里的一切，河谷、盆地、绿洲和人们的生活，它给了我们各族人民共同需要的雪水河流的时候，却奇怪地给了我们不同的语言。

一个很容易被人注意到的现象就出现了：在这里，音乐和旋律比语言更能使各民族的人们接受，更能使人们相互理解、沟通。因为，音乐用不着翻译。

是谁更容易走进耳朵的大门呢？是音乐。

是谁更容易推开心灵的窗户呢？还是音乐。

这时正是黄昏。

天山山脉的几乎每一座峡谷，每一道河谷，每一片倚靠着松林的牧场里，都珍藏着一曲苍茫宁静的黄昏。

这里仿佛就是时间累了之后休息的最佳港湾，没有哪里的黄昏比这里的黄昏更像黄昏。

“远处，牧女的手镯子一亮

羊群归圈了……”

这时，炊烟升起来。在黄昏的暮色和歇脚的浮云间游动、摇摆、上升。它们交融在一起，却又界限分明，就像一只优美的旋律和它创造出的意境一样。

炊烟是旋律，黄昏就是意境。